

精學齋集

記
八
卷

嘉	吳
業	興
堂	劉
刊	氏

序

儒者之業多文爲富實事求是待用無遺一物不知君子所恥然而探賾索隱將以觀會通也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易言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而必先之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無躐等之教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篤行爲歸羣經諸史百家眾說其必溯流窮源旁通曲暢者將以徵心得非以資談助是惟遙而式之於古訓近而求之於吾身又與並世之士切磋砥礪一藝之勗皆百朋之錫也一行之糾皆終身之師也余以駑下之材□□因循之質少不努力老大傷悲以此言學不可以訓數□年來所輯經史義訓

及師友緒言亦嘗竊附臆見俾有道之士勗吾以醇
焉茲更刪其繁蕪重爲編纂聊以訓子弟之嚮學且以
自警云爾道光十有六年丙申秋九月鎮洋盛大士

樸學齋筆記卷一

嘉業堂叢書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學人一生德業先自幼時植其根本而訓誥辭章皆其末也古人教子弟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使之一言一動循循然莫不有規矩觀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凡人子之事父母弟子之見先生長者其儀節之詳盡非過爲委曲繁重也舍是不足以束官骸而攝心志行之既熟則動容周旋罔不中禮不自知其深造乎道矣後人習尙通脫乃曰禮豈爲我輩設其爲害可勝道哉

漢京崇尚禮法如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閨門修整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功臣貴胄敦崇名

教先王之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自魏正始之世名士風流盛于雒下晉人因之崇飾華競祖述虛無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而憲章弛廢名教頽毀矣晉書儒林傳序謂其運極道消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考正始魏少帝年號司馬氏專權之日其時朝臣皆司馬私人視魏主如贅旒風俗之壞於斯已極其後晉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時人謂其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王敦見衛玠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宋書羊元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曰欲令其有林下正始餘風南齊書袁粲言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其論及正始企仰景羨不絕口者垂二百年東京風俗之掃地無餘者卽此正

始諸公階之厲也原其流弊父兄開其漸子弟效其尤
阮籍酣飲不拘禮教於是其子渾有父風兄子咸有叔
父風羊曼列兗州八伯之中稱爲黯伯於是其弟聃亦
列于四伯之中稱爲瑣伯史臣所謂通其旁徑必彫風
俗是以君子慎之

貌之不恭服之不衷史皆載于五行志而目之爲妖故
觀子弟者但見其服飾詭炫卽知其無可造就矣凡一
冠一履時樣粧束閱數年而一變則必擇其稍近乎古
者服之亦黜華崇實之一端也禮記儒行君子之學也
博其服也鄉此卽所謂儒服也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

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所謂貌之不恭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後生小子其可忽乎哉

五方之人言語不通聖王雖有傳譯之官曉達五方之語然而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不獨人性之不易推移亦以方言之不可輕改隱然示人以敬恭桑梓之義焉操土音而嘉其不忘本效夷言而知其不善終春秋士大夫之議論豈其不幸言而中哉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人到有道德時候一種和順之氣盎然流露雖戲謔亦見學問若少年卽愛戲謔便

是習于佻達詩所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者是也宋橫渠張子有云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謂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自知者至戲謔則有意爲之其害尤甚遂作東銘

見近思錄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程子謂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然訂頑砭愚四字實足令暴棄者見之悚然人見名師益友須恭敬而溫文卽儕輩周旋一言一話須有詩書之氣若以嬉笑諧謔謂之圓通其有關於士習者不小彼王伾之吳語鄭繁之歇後雖身爲達官且

猶不可何況于士人乎何況于子弟乎

子弟要沈靜而溫柔性靜者可以爲學此明道程子之論也學者先須溫柔則可以進學此橫渠張子之論也浮躁者必無進境剛暴者易入下流夫浮躁剛暴固是氣質之偏然所貴乎學者爲其能變化氣質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氣質然徒恃尋章摘句氣質何從轉移故必於尋常日用閒事事檢點問吾躬何故動輒得咎久而久之自有進境

學問之道無窮而其入門之始必先敬以持之虛以受之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謂讀書要斂身正坐虛心涵泳謝顯道先生與伊川別一年伊川問

別後功夫謝曰只去得一箇矜字伊川爲之點頭明儒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云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
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
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惟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
人未必非便有長進更看得他人皆有可取自己只是
過多更有長進

無處非學無處非敬讀書固須斂身正坐卽作書亦不
可點畫潦草幼時嘗記先君子云凡人初學字時有人
索書者須錄聖賢格言極其端謹字雖未必佳而令閱
者見格言亦大有益也

作書須字畫端楷而近鄙別字尤所當戒近鄙者謂俗

體沿譌別字者此字誤作彼字也此處不審慎卽見其
心麤氣浮明道程子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求字好卽此
是學

聖人論學必使愚進於明柔進於強學者先屏除嗜欲
振作精神然後可以有爲尙書洪範言弱與凶短折同
爲六極之一蓋弱者雖倖不短折而尸居餘氣奄奄一
息同于冢中之枯骨生氣不存安望其能長進乎精神
之不能振作由于嗜欲之不能屏除也以此昂藏七尺
之軀虛生人世清夜自思直欲媿死

鄭康成注洪範愚懦不毅謂之弱此子路所以問強也
南方北方之強雖未進於君子之強而與昏弱者有別

故孔子皆以強許之

顧亭林先生日知錄釋易損其疾使遄有喜云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尙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

人知嗜學雖處甚不堪之境不能少有所挫折故荀子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

爲貧窮怠乎道

明邱文莊公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造物者所以生生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天之於我未嘗一息息我何苦自暴自棄而苟安怠惰以縱佚哉彼遊方之外者曰大塊息我以死蓋知此矣人苟未至結纓易簣之時皆非可息之境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勤己以成德業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當然爾

見粵東名儒言行錄

凡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

見王符潛夫論

人生於孤苦之家有求讀幾句書識幾箇字而

不可得者故讀書是人生最樂之事爲子弟者奈何不

自思也魏志注邴原別傳云原傳十一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童子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讀書者皆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

晉范平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見晉書儒林傳今其人不可得矣乃家有藏書而子孫不肖任其供販望之一飽而不思展讀析薪而弗克負荷何以對乃祖乃父乎

父之於子也惟教之以讀書明理而已若求田問舍爲兒孫作馬牛此便是田舍翁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後漢鄭康成誡子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魏王昶誡子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唐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宋尙書右僕射劉摯爲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或謂君止一子不可少寬乎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此皆古人詒謀燕翼之道

孟子言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三代之時言之非爲後

世言之也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注云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云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朝夕出入就教于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由是而升之於庠升之於序升之於學而又簡不肖以繼惡則不待爲父者之督責而易子以教者早嚴其董戒矣後世師之教弟不過在章句之末科名羔雁之資無復以立身持己孝弟仁義相爲諄勸者師道不尊師範不立師之視弟無異于朋友雖有蕩檢踰閑絕未嘗糾繩其闕

失爲父者又縱其所欲而託於不責善之說其爲害孰甚焉即使責善則離離則不祥亦以盡爲父者之心而有所不惜矣子之於父尙當幾諫且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乃爲父而不以善責其子是卽不能字厥子也戰國時學校不修遂至父子責善然如匡章者責善于父父不能納諫而反見逐耳若章之身有不善父責之而不能改乃怒而逐之則孟子斷弗與之遊矣自古名賢鉅儒得力於母教者恆多敬姜孟母以後見於史傳者如陶韋柳歐諸賢皆服習于母氏之訓伊川程子之母侯夫人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此是世人之通病

魏志鍾會傳注會之母夫人張氏讀易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復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

子弟須安分守己不可存一毫妄想近世士人以寒素起家子弟忘創業之艱難侈然以富貴豪華相銜羨此非保家之子也

凡人一饔一粥皆有定分爲子弟者宜退一步想祖父所遺薄產不足以餬口然或并此而無之豈皆凍餒以死乎能於此處先有定識則立志堅確進則爲廉吏爲名臣退亦不失爲涇涇自好之士若不耐食貧輒生妄

想無論所求不遂卽異日能致富貴貪婪敗類有玷家聲是爲辱其先人與於不孝之甚者也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皆造物玉女于成之具世人不耐處逆境者蓋已生就此窮骨相貪圖安逸不堪磨鍊故也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警人何啻大聲疾呼其如憤憤者之不悟何故下章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彼不耐貧苦者皆不屑教誨之人也

人生拂逆之境貧窶其小焉者也一家之中或父母不能慈愛兄弟不能友恭以至家道坎軻心志抑塞幾無有生之樂若能隨乎分所當盡而無所怨尤此雖庸行

而聖賢之根基在是矣和氣致祥積善有慶不爽之報也昔賢云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吾人要尋味此二語

命者窮通壽夭出於氣數義者是非可否本於天理賢者惟知有義而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灼知然苟知命之有定何必越義以妄求

聖人惡鄉愿而取狂狷爲其近於道也中行不可得因思其次而及于狂狂者又不可得因思其次而及于狷狷者高明雖不足而謹慎則有餘學狂不成遂有踰閑蕩檢之咎學狷不成猶不失爲鄉黨自好之人論士品於今日其所謂狂者類皆踰閑蕩檢非孔子之所謂狂

也然則禮義廉恥之類以不墜者正在此鄉黨自好之人耳

一介不取讀書人本宜如此未足以徵學問也然平生絕大學問皆基于此後漢閔仲叔之不以豬肝一片致累安邑晉劉實之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此吾人所最宜效法者孟子所謂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過人遠矣明道程子年十歲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此卽聖賢入德之基也見富貴而不生伎求之念處貧賤而不起憤怨之心於身外看得破於身內守得住無所求於人無所媿於己人之所有與己之所有此中

疆界須劃得清楚已所當得與已所不當得此中疑似須辨得明白由此心而充之何患德之不進業之不修乎

元許魯齋先生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此無主先生曰梨無主此心獨無主乎其耿介如此後卒爲大儒

魯齋先生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嘗居館中庭有

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

以上二條見闕里從祀賢儒傳

好名之心賢者不免然名者可以勵中人君子所性不

存焉昔人謂求士於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此特爲
暴棄者言之非爲有志之士言之也杜陵示宗武詩云
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
五男兒子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昌黎
符讀書城南云文章豈不貴經訓乃畱畬潢潦無根源
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
望多名譽古人之誠其子弟者如此處士虛聲如之何
其可盜也

漢書夏侯勝傳經術明取青紫如拾芥學不明不如歸
耕此卽後世揣摩場屋之始也而建猶以勝爲學疏略
難於應敵夫學者僅以應敵爲心此勝之所以鄙其章

句小儒破碎大道也而建卒自專門名經可見古人之學與近人剽竊浮名者相去遠甚

拾科第登卿相此榮世之名造物必擇人之有福澤者畀之然猶不甚靳之也至於立身修己文章學問爲海內之士翕然稱贊則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倘其與世推移別無振頑起懦之事安得以小廉曲謹自附清流偶逞臆說無非拉雜摧燒之具安得以一知半解謬膺文望乎

後漢桓榮爲少傅大會諸生陳其所受之車馬印綬誇爲稽古之力於是以治經爲羔雁資者踵相接矣此王僧綽之自嫌早達所以不可及也

綱常名教應事接物一切無其實而冒其名冒其名而益不求既其實機變日新神明日槁浸淫輾轉菁華竭氣燄衰而天奪其魄矣說者謂造物忌名非忌名也忌其名之非實也惟惴惴焉恐得虛名則生平修身立命以自固其本原者可識矣此數語見桐城李觀察

宗傳

芮顏堂壽序中愛其鍼砭切實因節錄之

克己復禮之目在於視聽言動四者皆當隨時省察而四者之中尤以非禮勿視爲至要凡人不見可欲則心不動忽然見之須收拾此心不使少縱始能克己去私以復天理故程子云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開目便錯矣

伊川易傳云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兌上坎下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譬如人見可欲則心易動甫動而卽慮及於坎險自能防閑此心

程子謂治怒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余謂喜怒哀樂人情之所不能無哀樂而樂哀皆情之失其正者然有喜而憂尙不失良士瞿瞿之意至有憂而喜則拂人之性菑害隨之矣

明方正學謹行論曰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

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禽獸之歸夫焉可
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閨闈之
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
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污穢不潔之
物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
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盡棄之矣可不慎乎

保家之道惟自奉澹泊不耗物力可以垂久晉書束皙
傳云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積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
積不足欲爲子孫留餘地者可以知所尙矣

山珍海錯瓊漿玉液所以宴大賓客也盛筵一散後會
實難葵菽爲野人之蓄而可免飢饉麤糲爲腐儒之餐

而可耐百年故戒目前之驕奢可以免於異時之困乏
無本者易涸而長流者不窮自然之理也

漢書疏廣傳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顧自有舊田廬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
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
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晉書石崇傳論曰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
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
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
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嗟乎

公卿大夫與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分量焉踰乎其分則戮辱隨之卽不遽降之罰而子孫必不克永享讀石崇傳論可以悟矣

晉時貴戚世家習尙驕侈何曾王濟之徒競以豪華相炫雖經兵燹喪亂而其俗不改史稱王羲之宴集蘭亭羣賢賦詩羲之自爲序或以比于石崇金谷聞而甚喜竊意石崇是任俠無行之人以縱欲敗度亡其身家又與潘岳諸人諂事賈謚者而乃以爲比羲之不以爲怒而反以爲喜何其俗見之未化也

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子相齊鹿裘不補士大夫果能清心寡欲躬行節儉治國則爲一國之先治家則爲一

家之先而人不化者未之有也然或有意矯飾則如漢平津侯之脫粟布被齊虞玩之一屐着二十年梁到漑之冠履十年一易人皆譏其不近情甚或以詐目之亦視乎其所處之分位與其心之真與僞而已矣

吾讀雅頌之詩而知古人之於先疇如此其重也楚茨大田之詩皆公卿有田祿者周有世卿其祖若父之采地傳諸後人故曰曾孫今觀其詩曰我疆我理曰我田既臧曰我黍我稷我倉我庾農夫愛其曾孫則曰曾孫不怒曾孫愛其農夫則曰農夫之慶以至饁者之食必嘗其旨否疆場之瓜必獻之皇祖其民風淳樸上下相親如是今人有祖父遺產正可循隴觀稼策蹇課耕雅

頌之景如在目前而乃視爲草野鄙事不屑詢及亦獨何哉

安溪李文貞公曰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坦之運興衰之故存乎其人吾所閱鄉邦舊家朝著顯籍多矣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徼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鑪炭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燄也

儉與吝不同儉則爲天下之物留其有餘吝則爲一身之財憂其不足公私之間相去何啻霄壤

日知錄曰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

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
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
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尙體貌尊嚴爲人所憚
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
子尼而坐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
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謚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
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
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尙書袁叔德來
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
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

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厯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羶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襪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

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修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律已以廉下觀而化要必自其治家始唐書崔祐甫傳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遺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焉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是殆其所以風化之者猶有未善

與

楚子木問范武子之德趙孟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蓋其生平秉正持廉無不可對人之事閨門之內整齊嚴肅是以令名垂於四國也今人家無游手素餐之徒往來談笑無僧尼道士三姑六婆出入其門無賭博之具陳於几案無奇衰之服被於身體春秋佳日不聞有婦女出游篝鐙深夜惟聞家人告語及書聲機聲而無絲竹彈唱之聲則其家事之治可知已

妻子備而忠孝衰同此良知良能而私欲錮蔽官骸具而心性亡矣故出處之義未正不可以爲人臣孩提之性稍漓不可以爲人子

漢書東平王傳云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

大於內離又云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消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

呻吟語曰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又曰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爾我二字太分曉此數語真居家之藥石也

兄友弟恭出於天性其有少時和睦而壯時睽乖者則皆爲婦言所惑也觀後漢繆彤掩戶自撻之語可以醒悟北史楊播兄弟終日聚於廳事有一美味不集不食

此最宜學

後漢書獨行傳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治酒具會請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燕客充於坐中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教充離閒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

明道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者甚矣感化之難言也夫人性之難化者莫如婦人賢如北門詩人而室人交謫尙誘之於天寶爲之惟有怡然樂道不聽婦言則雖家道坎軻亦安之於義命而已

伊川程子曰凡人處家庭骨肉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約以剛爲善

司馬溫公曰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寡是乃駟僮賣婢鬻奴之法昏姻之義乖而夫婦之道苦矣

後漢馬融之女爲袁隗之妻裝遣甚盛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宋梁州刺史郭銓之女爲劉凝之之妻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

親屬妻亦不慕榮華與凝之其安儉素娶婦若此可謂佳耦矣

晉書孝友傳庾袞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袞乃刈荆苕爲箕帚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瑕疵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器匪器之爲美欲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今人昏姻但知擇婿而不知擇婦尤當慎也婦人之淑慝關乎家運之盛衰可不慎與但擇婦於勤儉守禮之家則庶乎可以無失也

晉人以清談相尚而婦人女子亦相率效尤王渾妻鍾

氏魏太傅繇之女也生子濟渾嘗與妻共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妻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其謔浪笑傲若此謝道韞適王凝之意甚不樂叔父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露才揚已蔑視其夫不可以訓乃晉書列女傳於鍾氏則稱其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於謝氏則稱其聰識有才辯豈當時風會所趨不足以爲病與

樸學齋筆記卷一

樸學齋筆記卷二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晉王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門人受業者至廢蓼莪之篇梁王僧孺幼孤貧其母鬻
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
及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引騶清道輒悲不自勝父
母望子之心無窮而人子事親之年易盡故歐陽公謂
祭而豐不若養之薄也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
不待爲人子者當父母在時宜惴惴焉常存此心若於
親沒之後始追悔焉雖享祀豐潔而一念及啜菽飲水
之時能不泫然泣下也

積粟萬鍾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昔賢之盛遇也乃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平生緼袍不恥有時因貧而傷感者正在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耳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繒帛嘗寒時就同縣孔凱宿衣悉裒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具出體謂凱曰縣定奇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嗚呼父母處窮困之境爲人子者沒後思之雖口飫膏粱身衣裘帛適足增其沒身之痛矣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聖人之定制也然喪服之制有定而哀慕之心無窮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

而不入夫子嘉之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
夏旣除喪而見夫子彈琴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歷觀古史所載有旣除喪而悲哀哭泣如在衰絰之中
者後漢書孝感傳令狐仕居父喪泣慕十載李顯達居
父喪廬墓六年哭不絕聲北周書孝義傳荆可遭母喪
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載秦族喪親終喪之後仍蔬
食不入房室者二十餘年此孝子思親之心所以久而
彌篤也今人居憂苦爲服制所限一釋服卽全無哀戚
自問此心能無抱疚乎

士大夫奔喪守制自非父母服及父沒而適孫承重者
皆不得去官然漢時韋義以兄喪去譙元以弟服去戴

封以伯父喪去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晉嵇紹拜徐州
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古人之重喪禮如此記曰奔喪者
自齊衰以下則是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冊府元龜唐
薛膺爲左補闕聞弟卒不請告馳馬以赴宋史王巖叟
爲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明洪武初因國家需人恐
託故辭官職事曠廢乃詔百官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
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遂爲定制其後并有丁
憂而不去官者於是李賢奪情頓失人望張居正奪情
議者紛起莊烈末年楊嗣昌奪情爲兵部尙書入政府
而宣大總督盧象昇遭父喪嗣昌薦陳新甲以代象昇
亦自喪中起復則是同一丁憂而或去官或遷官更爲

錯謬其時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黃道周上疏力陳其不可謂古者兵禮鑿凶門而出故奪情則疆外用凶禮則可在朝中則不可本朝奪情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向使嗣昌在邊疆則可在司馬則不可在司馬或在政府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爲之且不可又呼羣引類使在朝之人俱成奪情世界則更不可同時吉水劉同升官修撰亦上疏切諫謂嗣昌服緋安忍叛禮滅親清夜捫心何以對其父鶴帝皆不聽

見陳鼎東林列傳

而國事終

敗於嗣昌根本之地已虧則志敗氣餒天奪之魄宜其不能爲國家任事矣夫禮教之失必有其漸自期功奔喪之制始廢於明初而奪情起復之事盛行於明季乃

知春秋之世告朔久廢而不去餼羊者聖人維禮之心所以周詳審慎也

宋至和閒富鄭公爲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辭上以盧朱崖辭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尊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爲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韓琦等平居嘗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臣必不肯爲臣今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

見石林過

庭錄宋孝宗詔起復劉琪爲宣撫使凡六疏辭之引經據

禮詞甚切至帝爲寢其詔見宋史乃知奪情雖迫於君命亦出自臣子之本心彼不孝者固不得援君命以藉口也

日知錄曰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日三年服闋鄭康成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空月爲二十六日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日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日其過於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今從唐人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爲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今從後唐之制婦爲舅姑亦服三年其過於古人三也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又曰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始與王愴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夫以至尊在御而不廢

講求喪禮其與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異矣

梁昭明太子居丁貴嬪之喪不以武帝而減其悲思明建文帝爲皇太孫時居懿文太子之喪不以太祖而有所忌諱古孝子哀有餘於禮之外服可例除而情能自致由其至性之過人也

吳下風俗有乘新喪而娶婦者因家無主婦倉猝行之先成昏而後成服乃悖禮之甚者禮記云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注有故謂遭喪也春秋魯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三年之內不圖婚然則納幣且不可何況於昏嫁乎禫服未除尙不可行何況於新喪乎或謂禮從宜施從俗若以族中之尊長爲主昏亦禮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余曰然則子婦見於舅姑將用素服乎用吉服乎用素服則於禮不稱用吉服則於心不安雖以權宜之制託名於族長主昏而爲人父者之違制悖禮不得辭其咎矣儀禮士虞禮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禫則薦明日以其班祔鄭注虞安也士旣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期而小祥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云祥禫皆祭名中月謂間月與大祥間一月自初喪至中月凡二十七月也曲禮居喪未葬讀

喪禮既葬讀祭禮正義謂喪禮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此皆未葬以前之禮也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此皆既葬以後之禮也其或有故不得葬其親則雖踰三年不得除服蓋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未葬則不得有虞不虞則不得卒哭而祔卽不可以行祥且禫也今人停喪未葬者如已過祥禫而猶凶服則顯違二十七月之服制如改吉服則卒哭之祭尙未舉行食稻衣錦於汝安乎故雖不幸有故後時而葬者亦不得出二十七月之外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

葬親之禮爲人子者於此不用吾情烏乎用吾情乎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春秋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葬宋繆公公羊傳云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何休註云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三代以下古制寢失士大夫不必有三月踰月之限然停喪不葬例有明禁故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晉書賀循傳循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

避歲月停喪不葬者皆禁焉舊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焉冊府元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沒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祇以稱家爲禮埽地而祭尙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儆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沒未經遷葬

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
送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曷兄弟以不葬父
母奪職則是停喪之禁自魏晉至唐宋未曾寬減也今
世士大夫多親死停喪者而吳越風俗爲尤甚或拘忌
陰陽欲擇善地或吝於貲財置爲緩圖爲子者何以自
安乎萬一有不測之虞或漂溺於水或焚燎於火不孝
之罪上通於天矣亭林先生謂宜置之甲令使未葬其
親者子孫不得入官士人不得赴舉此亦以禮治人之
良法也

喪葬皆有限期先王之成法亦 本朝之定制也謹按
大清通禮卷五十大夫士之喪三月而葬庶人之喪

踰月而葬靈車至家迺修虞事皆反哭而耐碁而小祥再碁而大祥皆於忌日行事中月而禫二十七月既周之日設几筵于廳事正中祇薦禫事是未葬者之不得行虞事更不得行祥禫也審矣

吳下風俗既葬而除服則取冠衰履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待葬而服既葬則服以謝弔者而後除且焚此特亡於禮者之禮而非喪服之外別有所謂葬服也

鬼者歸也死必歸土不葬則失其所歸不特人子之心不忍也卽尊長之於卑幼亦然今無識之徒有謂尊長在卑幼不得先葬者此尤不通之論

宋朱景文遺誠曰吾沒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澣濯衣鶴氅布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二千石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諡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爲無知也

司馬溫公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避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壟之形勢

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至有終身累世而不得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未葬而除喪卽適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乎命賢愚繫乎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求福利耶吾嘗疾陰

陽家立邪說以惑眾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者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程子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植其根而枝葉自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後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專以利後爲心尤非孝子安厝之心矣惟五患者不

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
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此其大略也

祭禮之詳整可法者已備於徽國文公之書願必宗子
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能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
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吾鄉陸桴亭先
生欲倣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法歲始則祭
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
祖爲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
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
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
以祖爲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

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
皆宗子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
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與古禮
初無所倍也

見思辨錄

按此蓋於祭禮之中寓立宗之義然

必宗法旣行然後可舉始祖之祭蓋始祖者支子不祭
祭必告於宗子自宗法不修族眾離析譜牒散亡不知
何人當爲大宗若必人人盡祭其始祖則復古而適以
悖禮矣故不若各祭其高曾祖考方爲宜於俗而不戾
於古也

祭義云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
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又云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
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蓋祭祀之
禮其儀文度數貴賤有等隆殺有別而其慕親之心則
一而已每進一饌奠一卮而追思膝前歡笑之時渺不
可得則悽愴怵惕必有動於所不自已者惟常存此不
忍忘親之心以承祭祀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
盡其敬而敬焉此則孝子之祭也

三代之制自公卿大夫以至于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
人古者無世官有世祿而士之子亦恆爲士且遷徙不
出鄉民皆聚族而居其立廟也皆在寢東雖有房屋榮

序之分異其名而不別爲屋則其創造也亦易此聖王
教天下以尊祖敬宗收族之至意也自世祿旣廢而士
人亦輕去其鄉於是立廟之制隳矣唐宋以來必勳臣
貴胄或奉敕建或大有力者聞于朝而允其請得以邀
宸翰之寵榮泐鉅公之碑記至未登仕版者則格於分
而不得與焉然旣世居是鄉食舊德而服先疇則雖無
顯宦而庀治棟宇以享其先人不敢言廟而曰祠堂于
以尊祖敬宗收族皆賢人君子所必當爲之事不可緩
之舉至其制度之崇卑廣狹量其力而爲之大約前必
有門門之左右兩旁以居守祠之人進則復有門以蔽
內外又進則有廳事以爲族人合食之所又進則爲堂

以奉四代之粟主而致祭焉祠前之左右則翼以房序以御賓客祠後則必有室以收藏祭器而其旁則庖湏之所悉具焉其祭以春秋拜跪醑獻牲牲酒醴悉準于文公之書祭則族人咸在而羣昭羣穆不失其倫祭畢而合食于祠其族人之有齒德者述先世之嘉言懿行以諄勸其子弟焉子弟有踰閑蕩檢者族長率其族人于祠中戒飭之不率教則屏之不許入祠如此而子弟之敗類者知所懼矣至于孤寒之家雖不能具此規模而一鄉中有此數家亦足以相觀而善也

家祠之設所以尊祖敬宗收族而收族之道尤莫善于義莊凡一本之親自同高祖以下分爲五服五服盡而

親盡其自祖考視之則皆一本也是以古之仕者身有
祿養必分所餘以贍其族人然自世祿廢而祿止及身
可暫而不可久宋范文正公特置義莊爲久遠之計而
後之名公卿賢士大夫踵而行之法誠善已考范文正
公于慶厯元年任資政殿學士創置義田至治平元年
纔二十四年耳而忠宣公之劄已云諸房子弟不遵規
矩五七年閒漸至廢壞其後一百七十餘年至嘉定三
年司諫范之柔遂奏言田畝僅存蠹弊百出繼續之不
易如此元明以來搢紳之家置義莊者多矣乃不數傳
而輒廢壞者非祖宗之法未善而子孫之賢者少也竊
謂仁主乎愛而愛非汎愛也仁必輔之以義養必繼之

以教既有義莊不可無義學以訓其子弟此不僅爲科名起見也必擇邑中有齒德可爲師表者教之以孝悌忠信淑之以禮樂詩書納之於規矩繩墨俾子弟幼而入塾冠而出塾習聞師訓以檢束其身心變化其氣質上之可以深造自得下之亦不至流于不肖之歸卽或讀書不成但能安分守己則貧乏者亦得賙恤之其或出塾以後爲比匪所誘奇衰所惑蕩廢家產自甘汙下者皆不得與義莊之賙恤於親親之中兼寓激厲之意仁之至義之盡也今人家置義莊而遊蕩廢業之徒或憐其貧乏不能自存亦與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仁有餘而義不足恐難垂之於永久也已

楚茨之詩首章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
維億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蓋田事登而品物
備品物備而祀事明先王制田祿以惠臣下其教孝之
義至深且遠三代後仕無世祿祀田之多寡祇視乎家
之貧富而已其頒之於上傳之子孫著爲令典悉本世
祿舊制者則惟闕里孔氏爲然孔氏特置祀田始于宋
大中祥符閒金元代有增給明初定給祭田二千大頃
歲收租入以供廟祀餘悉爲衍聖公廩祿而本朝因
之此卽周制公卿有田祿以奉宗廟之遺意也古者家
必有塾今孔顏曾孟四氏學官爲置師比于郡國實卽
孔氏之家塾也考魏文帝黃初二年詔魯郡修起孔子

廟復于廟外廣建屋宇以居學者爲孔氏家學之始其
後迭經喪亂數百年中無復修舉至宋眞宗大中祥符
三年孔子四十四代孫勛知縣事奏請于家學舊址重
建講堂延師教授得旨報可而廟學之名始起哲宗元
祐元年改建學于廟之東南隅置教授一員令教諭本
家子弟尋添入顏孟二氏子孫又添置學正學錄各一
員教奉聖公胄子金章宗明昌元年詔修廟學元世祖
中統三年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顏孟子弟明初改廟
學名三氏子孫教授司其後添入曾氏名四氏學鄉試
編四氏卷號中式二名後因魯宗分去一名遂止中一
名至我朝而四氏學仍其舊鄉舉之額視前代有加

焉此卽古者家有塾之遺制而書升論秀三代以上之

盛典也

見闕里
文獻考

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所以繫
百世使不別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史記
于五帝子孫皆載其賜姓周禮小史莫繫世辨昭穆其
後乃有世本魏晉六朝人尙門第非獨家自有譜也作
史者且筆之於書合其祖父子孫宗族兄弟詳其世次
爲之列傳如李延壽之南北史是也歐陽公撰新唐書
于宰相世系獨爲之表其後鄭漁仲作氏族略幾爲專
門名家之學而近世學者反忽之五世以上有數典而
忘其祖者遠祖旣不可考遂有單寒之族無所繫援而

攀附于同姓不宗之貴胄者宗盟于是乎日紊矣

樸學齋筆記卷二

樸學齋筆記卷三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唐李華正交論曰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徼倖道長而純慤道消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於親愛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攜

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否者僕素
恆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
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
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也

孟郊審交詩曰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
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且繁小人槿花心朝
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
賢達論

朋友列於五倫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有所過
失朋友得以匡正之易言朋友講習蓋倫常之大賴其
指陳所關非淺直諒多聞爲益友便辟善柔便佞爲損

友聖人之教深切著明故擇交不可不嚴稍濫則失身之咎大矣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卜氏之言千古不易之論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遠芝蘭之室而入鮑魚之肆果誰之咎乎且以樂正子之好善偶與王驪同行而遂見責於孟子與人交接如之何其不慎乎顓孫氏之論交不免有過高之病曾子所以譏其難與並爲仁也

良藥苦口利于病士之所以保有令名者以其有諍友也但進言之法交淺不可言深卽交深而緩急輕重之序亦須施之各當如處人骨肉之閒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言友與弟言恭皆宜委曲開導彌縫補救以冀

聽言者之悔悟若率意直陳觸其所諱與人以難受或
激之使怒而適以僨事矣若於公私義利之辨善惡邪
正之分則必侃侃鑿鑿絲毫不少假借然後聽者方能
猛省也至于文章學業必先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
能友能如此方不媿爲諍友矣

結交徧海內而於身心有益者無幾人武侯之交州平
以其屢聞得失也交元直以其勤見啟誨也傅嘏之不
樂交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以其皆敗德之人也故與其
爲太邱之道廣不若爲仲舉之性峻

古諺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人家
子弟儘有天姿英敏及爲比匪誑誘而頓改平素之面

目遂終其身爲敗類而不可救藥者其咎在子弟粗有知識時爲父兄者防之不早堅冰始於履霜尋木起於萌蘖非一朝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

何處無益友何處無損友交游之得失總恃乎此心之明昧而已彼淫朋匪友類皆甘言柔色諧媚百端一被其迷不復醒悟反視藥石如仇讎者此必其本性浮而不實愛人奉承惡人規誡是以惑於狐媚之術耳若胸中先有把握則如鏡照影妍媸立見何能墮其術中

君子之於友也聞人之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或失之激烈則必有難受之言聞者以爲惡我也小人之於友也聞人之過代爲掩飾曲爲原諒以釀成其邪慝則

必有易入之言聞者以爲愛我也臧武仲有言季孫之愛我美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吾願取友者常作如是觀易兌爲口舌其卦爲少女其于人也爲巫爲妾蓋以言悅人妾婦之道也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必痛絕之故聖人論交先戒便辟善柔便佞

以言悅人者有所求於人也交友者樂其柔和及徐察之而知其心術之不正然後從而疎遠之至於爲好不終所求不遂則必心懷叵測而受其陷害矣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與其絕之於旣交之後又慮其禍我不若慎之於未交之先使彼不得而欺我也

在昔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氣誼之孚相傳爲千秋佳話
然論道義之契則富貴貧賤窮通顯晦各隨其身之所
遇而行乎心之所安武侯不迫元直以入蜀子魚不强
幼安以卿相此之謂真知己若山濤爲三公薦嵇康以
自代則絕交之書由此作矣

山濤與嵇康阮籍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竹林七賢是
時司馬氏將移魏祚康欲潛身遠害不肯如阮嗣宗見
嫉于禮法之士爲大將軍所保持故其與濤絕交書有
云不識物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雖
欲無患其可得乎蓋言秉性粗疎不能密謀大事如揚
水卒章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其折司馬氏不

臣之心隱然見於言外其後卒被鍾會所譖見殺于司馬昭人皆痛惜之康子紹以父得罪屏居私門山濤薦之乃起家爲祕書丞夫濤爲紹之父執乃陷紹於忘親事讎其後蕩陰之難血濺帝衣人皆稱其忠而不知其先虧于孝矣故論人者當綜考其出處大節探之于根本之地而論友道者尤當愛人以德也

竹林七賢特以嗜酒放達共相知愛耳非合志同道合貞歲寒之盟者也嵇康養素全眞志甘韜晦不肯臣于司馬而司馬氏勸進之牋乃出於阮籍之手則其異趣可知康旣被誅而向秀入洛司馬昭問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對以巢許狷介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其獻媚如

此使康有知人之明則如籍與秀者所當早致絕交書

也

阮籍勸晉王賤
見晉書本傳

東觀漢紀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不出於此見古人之志行實賴良友有以成之也

晉書趙至傳云身雖異地意在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此道義之契所以異於勢利之徒也彼勢交者望景星奔藉響川附賄交者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此所謂飢則木棲飽則泥伏同於

北山之鳴不足當鳳鳥之一顧者矣

自友道廢而或以勢利相攀或以燕游相暱依草附木
奔走聲氣於是有異姓而結爲兄弟者謂之換帖有異
族而附於同宗者謂之通譜亦謂之聯宗厥後偶有乖
忤遽爾離析不惟秦越肥瘠無所欣戚抑且反唇相譏
又從而下石焉者皆是也晉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
兄弟友之拜其母袞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母於子其
義至大見晉書本傳古人之審慎如此詩曰謂他人父亦莫
我顧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彼換帖通譜者盍三思之
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親重之
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劉三復爲浙西從事

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
復序曰從弟沈亞之爲韓尹祭韓令公文曰嘗敘族以
姪余謂同源于康子宋黃魯直作黃育字序曰會稽黃
渥與庭堅皆出于婺州之黃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
望與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是通譜之事古人亦有之
但以文章道義相契合則可以勢位富厚相攀附則不
可

後漢孔融才高倨傲在陳紀陳羣之間融先與紀友及

與羣交更爲羣拜紀

三國志注

梁劉孝綽年十四父繪掌制

誥常使代筆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

南史唐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

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李泌在旁曰
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
謝之呼爲小友

新唐書

古人折行輩而忘年齒者將爲進
德修業之助也後人濫於交遊以父執之尊與邈然少
年相結納非有組織仁義琢磨道德而披襟投分自詡
爲得意之交甚至飲食游戲互相徵逐誘之以歌場妓
席之遊導之以作奸犯科之事朋淫比匪敗俗傷風是
之謂率子弟而入下流乃罪不容於死者每見近世實
有此一輩人居一邑則爲害於一邑居一郡則爲害於
一郡王制所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者此類是也但遠
耆德而暱匪人其咎仍在子弟耳

或謂交友者當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然亦須視其所長者之在何處耳其人精明則失之於苛察其人坦白則失之於率直其人謹慎則失之於迂拘其人剛介則失之於矯激棄短取長猶之可也或不擇美惡而取其量能容物或不守準繩而取其才能應變或阿諛苟合而取其善於屈已或營謀財賄而取其長於治生則誤甚矣棄短從長之論爲濫交者所藉口吾故闢其邪說以爲取友者戒

人各有所長卽有所短而短長之說不足以定人品也必先有是非之心然後可以議人之短長必先有羞惡之心然後可以定人之是非彼昧於擇交者往往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只因不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耳
結交先須區別流品近日搢紳之家有與州縣吏胥相
結納者此風一開則貴賤淆亂而士習日卑核諸非公
不至之義雖邑侯尙不敢輕謁況下而至於吏胥乎人
必自賤而後人賤之士人居鄉旣無干求當事之心自
無交結吏胥之事近年以來流品漫無區別州縣胥役
之有權勢者與士大夫分庭抗禮爾汝忘形試問作俑
者何人爲之浩歎

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被徵還都時右軍
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
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

見宋書蔡興宗傳

紀僧眞得幸於齊

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瀾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見世說

宦者張僧允候羊侃侃竟不

前之曰我牀非闍人所坐

見梁書羊侃傳

六朝士大夫之重流

品也如此明崇禎間太監張彝憲奉敕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建別署檄郎官以謁尙書儀注見工部主事金鉉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

彝憲堂卽屬彝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至期彝憲升堂

郎官無一人至者

見東林列傳

以季世而知顧惜名節如此

此所以無失身之咎也且貴倖近臣尙不足辱士大夫之一顧又何有於胥吏之賤乎

明張江陵威福自專識者知其身後之必敗然江陵家法甚嚴凡督撫邊帥不許與公子通書問京邸要津亦不敢與公子往還其家人子有尤楚濱者最用事有一都給事某江陵所拔士也娶楚濱之妾妹爲側室因而修僚婿禮江陵知之呼楚濱撻之數十斥給事不許再見告冢宰出之於外江陵當震主之時其顧惜名義如此可謂賢矣後人題江陵舊宅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此語論江陵頗爲切當惜不傳作者姓氏

見桐城張文和公澄懷園語

按日知錄云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楚

濱不但招權納賄而朝士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爲
賓主則與門下士修僚壻之禮又未足爲異矣豈傳聞
之誤耶尤此作游亦與日知錄異明史張居正傳所謂
蒼頭游七疑卽此人也

朋友相謂有稱翁者此特市井之惡習耳乃漸而至於
士流亦然甚至年不滿三十亦有呼爲翁者更可笑已
昔明道程子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
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
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某因質其驗取懷中
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程子問張
是時年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服

見近思錄及宋史本傳可知

古人無四十稱翁之理安得二三十歲遂呼爲翁乎
歐陽公守滁州時作醉翁亭記有云蒼顏白髮頽乎其
中以今考之公是時年纔四十許耳此蓋有名位道德
足以副之以太守而莅臣民又施之於文章不得援此
以例流俗之稱謂也

與朋友講習而分門戶之見此最是學者大病明人好
標榜之習王李輩狎主文盟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
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
賞聲價驟起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各立門戶各樹標目
有曰前五子者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也
後五子則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張佳允張九一也廣五

子則俞允文盧柟李先芳吳維岳歐大任也續五子則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燧趙用賢也末五子則李維楨屠隆魏允中胡應麟而用賢復與焉先是吾鄉王弇州先生與臨清謝榛及攀龍諸人結詩社爲七子奉榛爲長攀龍次之後攀龍名大熾榛與持論頗相齟齬攀龍遂貽書絕交弇州右攀龍力相排擠削其名於七子之列攀龍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以下無足觀者於近人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學然攀龍獨心重弇州天下並稱王李又與李夢陽何景明並稱何李王李其後攻者漸起崑山歸震川先生嘗目弇州爲妄庸巨子弇州大憾其後亦心折焉原諸人

結納之初才高氣銳視當世若無人而終不能免後人之指摘然其才望實足傾倒一世惟分門立戶負氣不相下乃賢者之過也今人目不睹經史身不接海內賢豪而欲哆口雌黃妄攀風雅惟有去之若浼慎勿與之酬接而已

凡人營謀非分必有淫朋匪友介紹其閒暗以重利而代爲籌畫只因謀利心急被其所惑作奸犯科以身試法如以手指攫魚肉於刀俎之上但貪魚肉而不顧手指之傷於刀俎也事敗之後狡猾者獲利以去脫身事外而疎愚謬妄之輩爲友所賣罹於文網幸而其事有成不至敗露所獲之利彼此分肥轉瞬立涸而此後遂

以爲作奸犯科之了無所害也欲愈熾而膽愈大其不
蹈于殺身之禍者幾希矣乃知營謀非分是自殺其身
而皆淫朋匪友有以殺之也是以君子保身先自慎交
始

亭林先生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今日北方之學者是
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今日南方之學者是
也余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人猶愈於羣居終日言
不及義之人易泰之九三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
故必先散其淫朋而後可以言學

易曰飲食必有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是以朋儕
會合之地君子慎之非有慶賀不輕治酒食以燕賓客

非素心道義之交不輕造其家而燕飲所以防其漸也
朋友相狎相優因而相謗或平日一言之失彼此齟齬
一事之微意見各異懷忿於心蓄而未發借此酒場輒
生口角到漑之推几灌夫之罵座皆所不免卽以大度
處之而橫逆之來孰非吾所自召乎近日士流最喜羣
飲甚至無故索人酒食酒筵旣散繼之以樗蒲之戲而
紛爭號呶從此而起往往以幾微之嫌隙而遂成怨毒
之階可不懼與可不慎與

人之所以貴友朋者欲其爲進德修業之助非以供謔
浪笑傲往來馳逐也酒食宴會同席者有數人數人之
中賢否不一吾赴友人之招而其人不可爲友者亦

同與於會焉寒暄酬應自不可少或其人有意與我親
暱更難推而遠之而吾之本來面目亦從此漸失矣余
平生不輕赴友人宴會者非敢謂座中必有損友特恐
我之不合於時宜也

吳江朱鐵門明經

春生

與錢唐江聽香茂才

青

相友善

聽香工詩善書晚年頗好博鐵門贈之以詩有云近聞
一事殊驚愕忽暱淫朋日縱博此何等事君爲之令我
意作數日惡如君豈以博徒終竿木當場戲偶逢祇愁
習久移人性濡足將占習坎凶萬事變遷無不有龍或
成豬虎類狗但看呼盧喝雉時文人面目還存否名士
風流百事宜祇餘立品不宜卑恐君由此淪汙下規勸

詞窮申以詩鳴呼如鐵門者古之諍友今何可多得哉
狹斜治遊未有不自酒食徵逐中來者歌樓舞榭酣嬉
淋漓買笑之金輕於一擲至于黃金揮盡而舊所與同
遊者亦各鳥獸散矣故惟布帛菽粟顛撲不破之人可
與訂交可與耐久若求良友於紛華靡麗之場什百中
不能有一二也

登夔童之牀入佚女之室律法之所必禁也文人學士
偶一蹈之遂爲終身之玷爲之友者大聲疾呼痛下鍼
砭其功大矣余同年陸祁孫大令

繼輅

之友人某在都

中有對酒當歌之事同人咸寓書規之祁孫謂某客懷
寥寂偶值名花慧鳥爲之延伫情所或有然鳥飛花落

必已過而不留可以無煩規戒同人譁然以爲有過不
規大非所以待友祁孫以爲此友不過逢場作戲耳若
好事生風拾道學之唾餘沾直諒之虛譽不亦大可笑
耶余獨謂祁孫雖信友之深而實不可以訓恐溺于聲
色者藉口於逢場作戲也

述庵王先生

和

答翁靜子徵君書云某迂疎狷直性不

能巧言令色取媚天下以故所往輒忤其不至于欲殺
者特幸焉爾執事知其貧窶恐自後益窮教以與世相
委蛇且廣於取友所以愛某者至矣循誦再三感繼以
歎昔孔子論友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
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至於所戒則曰無友不如己

者又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其慎且重如此故古者士君子論交定爲士相見之禮合之不可苟取之必以道所以在朝廷無利盡交疎之病在草野有進德輔仁之功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以爲異乎所聞蓋張也堂堂驚於聲氣結納不知可者與之與爲友也不可者拒之弗與爲友也非謂眾之弗容不能之弗矜也子張援容眾矜不能之道以例友道是以互持其說而不相入今朋友道缺絕久矣賢而仁者誰乎直諒而多聞者誰乎箴規劘切之誼廢而佚游燕樂之事作百取一二焉如水有防如農有畔斬以稍補學業非賴以振其窮也且某年僅二十七距聖人三十而立尙有三歲於此

時亟取天下端淑嚴正之友恐血氣未定猶不免冒貢于邪僻若冀以仗助衣食雜然取之日移月化必流爲不肖之歸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也而執事亦安所取之夫人言語面目受之自天其不嫻於巧令者非可勉學而能今天畀以迂疎狂直之性天之予我綦厚矣天厚以予我我薄以自待其亦與於棄天褻天之甚矣且抑而行之殺其廉隅矯揉磨刮久之不能自制必將復反故態於人世終無所效某早夜自審已久踽踽然涼涼然分爲世唾棄果無所適歸於故鄉求老農老圃以爲師自食其力雖飢與寒不悔非牴牾明教實以執事知我愛我故不敢委蛇諧俗也勉作報書惶悚不已按

此書見春融堂文集中先生虛衷慕善惟恐不及人有一藝之長必稱道不絕口而其嚴於論交如此且是時年未三十已矯然不徇乎流俗異日所以成爲英奇魁碩之士也

樸學齋筆記卷三

樸學齋筆記卷四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明洪武年間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正
統初詔生員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
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爲民當差十四
年六月詔生員事犯黜退者輕罪充吏免追廩米若犯
受贓姦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直
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
夫膳夫滿日發原籍爲民示警廩膳生仍追廩米其立
法甚嚴峻也今生員雖學無成效文理不諳亦不革退
其作奸犯科者治以罪所應得而亦無發充齋夫膳夫

之律蓋 朝廷優禮士子所以養其廉恥之心而予以
自新之路也然而生員之優劣除學臣於歲試時核實
舉報造冊送部外其有抗糧唆訟行止不端者仍許地
方官隨時詳報大者請革小者按所犯之罪分別戒飭
謹按學政全書順治十五年題准各學劣生有不遵條
例者教官揭報學道嚴行褫革康熙二年題准教官徇
情不報劣生者一名革職提學不盡法懲處者一名降
四級二名革職雍正元年覆准生員有行劣者學臣確
查卽行褫革又覆准定例生員有敦本尙實行誼表著
者提調官細加體察取具本學師生甘結申送提學覆
實卽加獎賞以勵積俗其有不務學業及敗倫傷化過

惡彰聞者體訪得實卽行黜革雍正四年覆准學臣每歲舉報生員優劣皆由教官造送現在各省遵行但恐頑劣之徒教官或畏其讐恨不敢舉報嗣後被褫劣衿敢有挾讐肆恨以圖報復者照所犯應得之罪加一等治罪如教官任其爲害地方不行揭報或經告發或被上司訪察將教官一併嚴加議處乾隆三年覆准優行注冊之生如果優行日著允協鄉評該學政任滿之日自應題請升入太學以昭獎勵之典如舉優注冊之後該生改行易轍實有劣蹟可指該州縣官及教官仍應據實申詳該學政留心體察則是勸懲之方至詳且悉也但有司未能實力奉行優者或驚虛名劣者得邀寬

典殊失 國家慎重學校之意矣

生員以讀書爲本業已齒于學而稱爲秀民則束身於名教之中不容自放於禮法之外若干預外事卽爲不肖之甚者人當幼時從師受業得青一衿亦非易事乃以謀利之見而褫革隨之是尙可以對父兄師長乎卽倖逃法網而名聲一敗爲士類之所不齒更有因科場之事見利忘害求榮反辱懷刑之念所當惕惕也

吳梅村祭酒有悲歌贈吳季子詩爲吳漢槎作漢槎吳江人名兆騫順治丁酉舉于鄉科場事發遣戍寧古塔所著有秋笳集王阮亭司寇感舊集云兆騫與太傅明珠之子成容若友善及遣戍寧古塔其友人顧貞觀作

金縷曲二闋以寄之容若見而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屬也貞觀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容若告之太傅遂以辛酉入關故阮亭贈詩有云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夫秋笳才名滿海內所交皆當代名公卿梅村詩中所謂十三學經并學史詞賦翩翩眾莫比皆非虛譽末云倉頡夜哭良有以憂患祇從讀書始蓋深痛惜之也若無秋笳之才而罹於國法則惟有老死窮荒長爲異域之人而非故鄉之鬼其孰從而憐惜之耶

史記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

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宏等議曰博士弟子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稱所由起也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二人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重秀才如此夫漢唐之稱秀才猶三代以上之秀民所謂行成於己名聞於鄉者是也今則不然其應童

子試舉博士弟子者卽稱之爲秀才問其名則是而核其實則非爲生員者蓋亦顧名而思義耶

童試入學爲博士弟子不過士子進身之始基耳若營謀非分而自棄其學業其不至于殺其軀者亦幸矣此輩心術旣不端學術必不能進今欲明示勸懲不必如明初之發充齋夫膳夫也但令連與歲科試至十年而不得列一二等者罷黜之使不得與于科舉其廩生連試三次三等降爲增生增生連試三次三等降爲附生或者稍知激厲乎

朱子守南康陸象山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象山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曰學者于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

由其所習所習由于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職者哉從事其閒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爲

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
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
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其職勤其事心
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聽者至
有泣下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

亭林先生曰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
廢每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
相譙呵以爲必不得顓業於帖括將爲坎軻不利之人
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

又曰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
書下一格寫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

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可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麻以後坊刻甚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其行末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竹汀錢先生

大昕

曰自科舉之法行而學者自就傅後

粗涉章句卽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講授皆庸輒骯骯之辭得其形似便可以弋取科名轉不若策論詩賦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卽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苾芻誦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憂焉攷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者眾則爲其道者多迄今通都大邑窮鄉蠻徼無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爲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果無益於身心乎何相戾之甚也

舉業用八股之文濫觴於王荆公三經新義宋時士子專誦王氏章句空疎者皆得以掇巍科拾高第神宗熙

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天下哲宗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鄉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久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賅洽不能成章請復行三題舊法是當時卽以荆公經義恐啟剽竊抄襲之弊也自前明至今五百年來垂爲定制師以是教弟以是學 國初人多讀書卽時文亦具有根柢近今之習時文者其於先輩源流闕焉弗講而但奉三四科之墨卷以爲正鵠於是有身登上第而詢以注經者幾家作史者幾家

皆茫然不知者矣且鄉會試雖分三場而主司所鑑別者不過首場之四書文甚至後場策問不能句讀遇同號之稍有分曉者代爲點次敷衍成篇但能不誤款式亦可命中名爲三場實則專重一場也四書可出之題皆可預擬鈔錄陳篇卽可僥倖而揣摩家意在捷獲只須規仿時樣不必熟讀全經卽就禮記一經而論其於喪服三年間有終身未曾寓目者疎陋若此何況羣經諸史莊列騷選只宜束之高閣誰復從而沿討然因陋就簡弋取科名此特俗儒之通弊而不可以限閱覽之士 國朝名公鉅卿皆從科目中出而文章德業多卓然可傳者則亦視其立志何如耳

古人三年通一經十五年而兼通五經其兼通五經者
卽所以專通一經也漢時經生以一經相授受爲專門
名家之學守其師說雖父子兄弟不肯兼而及之其兼
及者惟鄭君於諸經各有箋注旁及于算術緯書其後
孔氏冲遠因之然周禮儀禮仍以讓之賈氏者恐兼通
則不能精也今之學者當先熟一經再讀注疏然後讀
他經且讀他經注疏又讀正史雜史及先秦兩漢諸子
皆以佐諸經之義而仍以先熟之一經爲主方可謂之
能通一經卽可謂之能通五經若僅于每經中舉數條
疑義以侈淵浩而資談助誇奇炫博非真能通經者也
今則備策料而作鈔胥風斯下矣

讀書不兼通五經者必不能專通一經故試士無取乎分經也今功令五經並習而士子終少究心經學者則以所專重者仍在四書文耳朱竹垞檢討謂試士之法宜仿明洪武四年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竹汀錢先生謂鄉會試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旣富題目難以預擬置之首場示所特重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或可稍息與

時文之風氣數年一小變數十年一大變余少時見制舉之文獲雋者多雍容寬博和平中正之作其後一變而爲精悍峭拔又一變而爲雕章縟句今則別開生面直以空諸所有語語叫醒題字者謂之揣摩正宗童子

質性敏悟者皆可束書不觀專奉新墨數十篇仿其用
筆投之立效經史未曾寓目取科名已如拾芥矣竊謂
取士宜專尙 國初諸大家沈浸濃郁之文以爲正鵠
而兼重經文與策對其經策之精審博洽者首場苟無
疵累卽行取中其首場佳者必經策俱佳方擢元魁若
首場可取而經策空衍者仍擯棄之如此力挽積風或
者士子尙肯讀書昔歐陽公知貢舉時士子尙險怪奇
澁之文號太學體公痛排抑之場屋之習爲之一變然
則轉移風氣之權亦在乎主司而已矣

三代以上求士以德士之有德者絕未嘗有所求於上
也干旌良馬之招在上者惟恐求之不得而應其求者

必曰何以畀之何以告之其量而後入不輕應聘如此
三代以下求士以言其言可取而有司取之求者之得
未足以爲喜其言可取而有司反擯之求者之失未足
以爲愠也得失之故在乎上而在下者不容有所欣戚
于其心故昌黎云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
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則爲士者亦盡其在我而已
矣自士品愈卑所學亦愈陋挾其毫無足取之言詞求
其萬不可得之知遇亦不自量之甚矣古人不朽有三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今人舍德與功而僅求
之於言且非闡明經史稱仁述義身心切要之言而僅
見之於詩文又非詩古文章卓然成家之言而僅見之

於時藝卽其所習之時藝專爲徼倖科第希圖利祿起見而并不肯潛心於此而欲圖其弋獲焉何其昏庸謬妄一至於此也

爲學之道其上者修身踐言身體力行其次者精攷据工詞章皆求所以入之而已矣入之必專於一家而不能以旁鶩今之學者或曰我能講學得程朱心法或曰我能通習經史留心時務以待用於當世或又曰我能工詩古文章爲閱覽博物之士然皆浮光掠影未有深造而自得者茲就以經學言之且就五經中以一經言之康成箋詩不盡合於毛傳而毛傳與齊魯韓三家又各不同是必奉一家爲歸宿而旁通數家以爲一家之

證據然後是非得失了然於心也

亭林先生曰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卽如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卽以所記之文鈔謄上卷風簷結構難易迴殊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不讀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

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
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
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
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
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勤
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爲何書
者此皆入股之害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
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
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
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必如朱子
所云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其所出之題不

限盛衰治亂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子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爲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趨愈下也哉

亭林生於 國初年閒科場風氣已如此之壞迄今又閱百數十年無怪其愈趨愈下也當時節抄剽盜者皆由場前預擬記誦在心臨場抄謄上卷以圖僥倖卽有

懷挾亦必蠅頭細字卽在號舍中亦不敢輕於發露今且夾帶入場左提右挈擔負而來搜之不勝搜苟搜檢稍嚴則故作擁擠之勢喧呼叫呶亂次以濟提調官且不能點名又何暇於搜檢一入號舍則各出來帶傾筐倒篋羅羅列列如市肆然且有鉤通辦考之吏役預爲攜進而密相授受者風氣之敗壞尙可問乎在上位者欲挽回風氣宜奏請於時文外兼試古學題之門類旣廣則難於預擬雖有夾帶倖中者亦不至如八股之題之易擬也

近世學使歲科試於開考之日先以經解詩賦分題試士蓋做占制科之遺意士子或試經解或試詩賦或兼

試經解詩賦者皆聽之生員取者多列高等童生則多入泮示不專重八股也士有優於時文而絀於古學者未有精通古學而不能爲時文者則古學之當重可知已竊謂此法可以行之於鄉會試首場試時藝一篇經解詩賦各一篇經解問諸經疑義詩則不論古今體賦則不論古賦律賦二場試經文二篇史論三道三場則策三道表一道限十日內發榜其首場見黜者不得入二場二場見黜者不得入三場總校三場諸藝皆優然後登第則空疎之士難於僥倖矣夫士子於四書文皆童而習之今驟以古學爲重議者必譁然以爲制義代聖立言不以此爲重殊失本末先後之序然經解於四

書五經皆問疑義獨非闡明道訓乎問諸儒經說之異同而斷以己意不猶愈乎制義之描摹口角而全無心得者乎詩賦之聲律對偶表疏之屬辭比事不猶愈於時文之不用三代後事使空疎者得以藏拙乎吾聞琴瑟不調則改絃而更張之八股取士行之已五百年而文體愈卑實學愈少起衰振靡者當思通變於其間也經解以觀人之根柢詩賦以觀人之詞華則其人學力之淺深已見矣然非熟於興衰治亂之跡賢奸忠佞之分則不能擴充其器識以爲異日有用之才故試史論三道所以觀其人之器識也唐人以史記漢書後漢書爲三史科三國志晉書李延壽之南北史各爲一史習

南史者兼通宋齊梁陳書習北史者兼通後魏北齊北周隋書又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貞觀政要共爲一史當時試士重史學而兼重本朝掌故是以能得通達政體之士也宋哲宗時薛昂爲大司成請罷史學哲宗以俗佞斥之南宋孝宗淳熙閒用太常博士倪思言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不專以初場定去留皆欲令士子留心實學也

鄉會試三場每場各有去取首場去其什之五六二場於存者之中又去其什之五六至三場而所存已少又以前二場重爲考較與後場皆盡善而後中式則倖進之人自少人知登第之難不能不留心於實學也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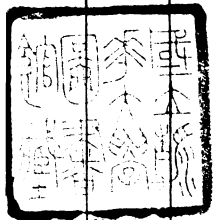
前之人已議及之宋嘉祐中歐陽公知監院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爲率請寬其日限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義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蹟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合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考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斷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先以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已是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未工亦可中選也

時文代聖賢立言其名固甚尊矣然使出子路慍見及問正名等題卽當描摹率爾妄對之口氣出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及疑伯魚有異聞等題卽當描摹陳子禽私意窺聖人之口氣然猶曰此代聖門弟子語也假如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題卽當順陽虎口氣出子貢賢於仲尼題卽當順叔孫武叔口氣又如孟子題溷于髡王驩臧倉諸人須順口氣者不能不爲之形容曲肖是直俳優者之所爲矣其名雖尊而其實則甚卑第就其文之工拙以爲去取而其人之學識何從而見乎夫以言取人恐不足以審其人之實行矣乃併考訂之學詞章之學皆以爲輕而專重八股此人才所以日就庸下

耳故必兼重古學而後士子之學問器識不至汨沒於時文中也

唐代取士於有司常選之外特設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其時有得進士第又中制科者如劉蕡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賀知章擢進士超羣拔類科有得明經第後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舉博通墳典科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爲杭州參軍與文儒異等科是繼宋初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爲六

科宋人謂之大科故邵氏聞見錄富鄭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長當以大科名世夫於殿試進士之外別立制科所以延攬英才廣收賢俊也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爲極盛云我朝兩舉博學宏辭科凡遇巡狩行幸諸大典皆得獻賦行在賜文綺而授官作人之盛超軼百代凡爲士子者可不儲其才以資拜獻與



樸學齋筆記卷四

